诗话江峰阁

□ 程康

遍览史籍,关于新堤江峰阁记载少之又少,令热爱家乡、研究新堤历史的学者和文史爱好者很是遗憾。翻阅老版的《湖北省洪湖县地名志》、《洪湖县志》和油印版的《洪湖县文化艺术志》所知:江峰阁在清乾隆年间由州同杨和建,座落在新堤大码头(今老闸西边江滩公园),民国初年被大火焚毁。江峰阁究竟毁于民国几年,史料上无记载,据1992年版的《洪湖县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秋,新堤回乡学生杨和太等,将觉民阅报社改组为觉民社,并在江峰阁创办贫民夜校。”可以肯定地说江峰阁应在1920年后被焚毁,也可肯定地说江峰阁的照片及绘图是存在于世的,只是我们现在没发现,将来一定会重见天日。

可见,江峰阁始建于清朝鼎盛时期,毁于民国动乱年代,以后一直没重建过。可喜的是清代两位举人给我们留下了两首《登江峰阁》的诗。才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到江峰阁的姿色和壮美,更好的了解到诗作者当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心境。

首先,我们来欣赏傅卓然的《登江峰阁》:

一峰天际俯尘嚣,回首官僚旧酒飘。
水落苍江秋又老,花飞故国客偏遥。
河山铁骑雄三楚,烟雨铜驼泣六朝。
闻道东征频转战,浔阳戈舰下如潮。

傅卓然(1820-1883年),字立斋,洪湖市小港莲子溪人,清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候选同知。同年被选为沔阳州教谕。1851年太平军攻占武昌,傅卓然率团勇分布湖区与之对抗。这段经历在他的《登江峰阁》诗中描述的很清楚了:“闻道东征频转战,浔阳戈舰下如潮”。1856年正月,湖北巡抚胡林翼败退新堤后,军伍庞大,军饷短绌,傅卓然配合州同推行军捐,军饷得以筹措,深受胡林翼所信任,提升为同知,参预厘税改革。晚年隐居莲子溪,从事写作。所作诗文大多描写水乡自然景色,有深厚的乡土气息,他编辑的《诗文汇抄》是研究洪湖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接下来,我们再欣赏傅衡所作的《登江峰阁》:

河山胜迹已全空,高阁临江势独雄。
两水纵横分内外,一峰突兀界西东。
戈船直捣三吴地,铜马犹嘶六代宫。
倚栏登临无限感,笛声吹起半楼风。

傅衡,清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官广西左州知府,贵州贵阳人,性气疏狂,博学多艺,文章、诗、词、书、画无所不能。其画喜仿唐朝大小李将军的金碧山水,笔触细如游丝,而骨力贯注,精锐绝伦,是我国杰出的画家。其诗突兀横放,恰似其人。诗亦有佳作,著有《师古堂诗集》、《师古堂词钞》等。

我们从这两首同题诗中不难看出,两位举人在不同的年代寻游到此,观赏江峰阁,赞颂山水、楼阁姿色,抒发情怀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具有珍贵文献史料价值的诗词佳作,这也是现存最早介绍江峰阁的诗词。

两首诗词写于何时,没有具体的时间,我们只知道傅卓然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举人,傅衡是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举人。两位举人年龄应该相差不到四十岁,他们都生活在晚清无疑。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两首诗词创作于晚清。只有了解了当时时局发生了什么事件才能读懂两首《登江峰阁》的七律诗和江峰阁一些信息。

那么两位举人生活的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从此改变了中国的格局,开启了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那就是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以后中国就结束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进入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

咸丰年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胜迹相继被焚掠。

同治三年六月,清政府利用湘军并借列强之师助剿,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将太平天国镇压。同治六年,东捻军被平定。同治七年,西捻军主力被平定。同治十二年,陕甘回民起义及云南回乱大致平定。同治六十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办起了洋务。洋务运动和镇压太平天国为清朝赢来了“中兴”。

这就是两位举人所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大事及两首诗创作的历史背景资料,今天我们读这两首诗时把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读,不难理解两傅的情怀了。

据资料显示,在两举人生活的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江南三大名楼多次被大火焚毁。黄鹤楼仅在明清两个朝代就被毁坏七次,滕王阁毁坏达29次,岳阳楼也是。后人又屡屡重建和修葺。

而江峰阁是因清朝两位举人所写《登江峰阁》而出名,更准确的说是现代人通过两傅所留下的《登江峰阁》来寻找更多有关江峰阁的信息,因为江峰阁在民国初年被大火焚毁,因为战乱、动乱,后人才没有重建的机会。

在两首《登江峰阁》的七律诗中,有关江峰阁的信息,我认为傅衡在诗中写江峰阁的要多些。所以,本文着重解读傅衡的《登江峰阁》。

“河山胜迹已全空”。清咸丰年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的圆明园、清漪园等胜迹相继被英法联军焚毁。江南的三大名楼也被焚毁。清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荃拨岳卡厘税重修岳阳楼。黄鹤楼在同治年间被太平天国起义军付之兵燹。南昌的滕王阁也被大火焚毁。所以傅衡在《登江峰阁》第一句写下了“河山胜迹已全空”。

“高阁临江势独雄”。一个“高”字证明当时江峰阁不是一般的阁,是很高的阁。起码在三层以上,加上基石应在15米以上高度。“临江”两字说明了江峰阁是建立在长江边的。“势独雄”这个时期华夏大地四处烽火,硝烟不断,河山胜迹已全空,唯有江峰阁还巍峨高耸立在新堤的长江边。佐证了我们对江峰阁遗址的定位是准确的。

“两水纵横分内外”。这句好理解,两水指长江和老闸河,一纵一横,这也印证了我们老新堤人把老闸河称内河,把长江称外河是有传承的,古人就是这样叫的。

“一峰突兀界西东”。笔者认为“峰”在这里是指江浪峰和江豚,也可能是指江峰阁。“突兀”,突然高耸,江豚或浪峰高低起伏的样子。“界西东”指长江的东西流向。

“戈船直捣三吴地”。“戈船”古代指战船,“三吴地”指吴郡、吴兴、会稽。是指长江下游江南的一个地域名称。一般意义上的三吴是泛指江南吴地,例如苏州、湖州、杭州、无锡、上海和绍兴等地。

那“戈船直捣三吴地”的描述,再现了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率领农民起义军在至正二十年攻陷江州(九江)称帝,随即统军沿江东下攻打朱元璋的据点应天(南京)的冲天王气。

“铜马犹嘶六代宫”。“铜马”四肢强健,力大善跑的战马。六代宫又称六朝宫,一般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共同特点是建都于南京。同治时期清政府利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当年,湘军就是乘战船经新堤南下直捣三吴地,占领南京(六代宫)剿灭太平天国。

“倚栏登临无限感”。傅衡登上江峰阁,凭靠在江峰阁栏杆上,登高观览,思想历史和未来,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笛声吹起半楼风”。诗人傅衡用此句作为“登江峰阁”七律诗的结句,其意境可谓十分深远、美妙,无不令人拍案叫绝。1861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办起了洋务,镇压了太平天国,为清朝赢来了“中兴”,诗人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充分表达了诗人的雄心壮志与豪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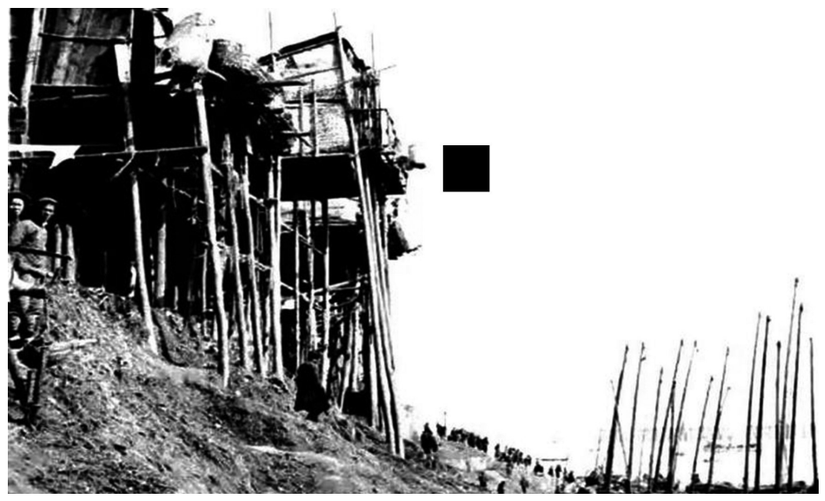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我们从诗人傅衡这首七律《登江峰阁》的诗中,捕捉到江峰阁的如下信息:一是在那个年代江峰阁是独雄在新堤长江岸边的。北京的圆明园、清漪园,武汉的黄鹤楼、岳阳的岳阳楼、南昌的藤王阁均毁于战乱大火和火灾;二是“高阁临江势独雄”显示了巍峨高耸的江峰阁俯临长江的英姿;三是“两水纵横分内外”界定了江峰阁的地理位置。长江、老闸河一纵一横,内外的称呼印证了我们老新堤人对两水的叫法:外河、里河;四是“一峰突兀界西东”也是说的江峰阁高大、雄伟、壮丽。这“一峰”是否还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浪峰和江豚,诗人在这里抒发对新堤自然风貌的热爱;二是指江峰阁。“界西东”以峰来界定长江的东西流向,也是对江峰阁地理位置的描述。傅衡的《登江峰阁》前两句有关江峰阁的信息量很大,后两句主要是对时局的解读和诗人的内心感慨,傅卓然所作的《登江峰阁》对时局和历史的描述要多些,这里就不一一解读了。

我认为,两首七律诗均写得很流畅,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是两首吊古怀乡之佳作。意想:江峰阁高居石矶之上,耸构巍峨,下临江流滔滔,坐窥井邑万户(堤外街、吊角屋),俯览烟波,仰观白云。政客文人游必于是,宴必于是,逐渐变成了文化观赏楼。

傅衡当年来到新堤,登上江峰阁,看见悬挂在阁内傅卓然写的《登江峰阁》,在当地官员的要求下,一时兴起提笔写下了同题七律诗《登江峰阁》。

以上是本人对清同治六年举人、广西左州知府傅衡的七律《登江峰阁》的解读。肯定存在解读不准确的问题,也是我一家之言,希望得到同好的指正。在此,感谢我市诗人吴盛贵、民俗文学家李良锷两位老先生的鼓励和帮助。

疑似江峰阁的石构件



长江边吊脚屋(冬)

乡土记忆之草鞋

□ 陈厚权

在老新堤人的记忆中,草鞋与他们有着不解之缘。

可以说,老新堤人制作与使用草鞋,本身就与这座城镇开埠历史紧密相连。

据《嘉靖沔阳州志》记载,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成千上万名差夫民工,正是穿着草鞋取土挑担,唱着亢奋的打硪号子,围造堤垸数千丈,开创了新堤镇这个地名的纪元。

从此,新堤的古房老屋就是孕育草鞋的厂坊,世代勤劳的新堤人,就是打造草鞋的行家里手。

究其衍生发展,持恒数百年兴旺不辍的原因,是由于新堤头枕长江,怀抱内河,襟隐洪湖,处湖河港汊、南北商贸重心之地。在此的农民纤夫、船工排佬、贩夫走卒等下里巴人云集,有充足的需求市场。加之洪湖新堤一带,素来享誉天下鱼米之乡的美称,制作草鞋的稻草、菖蒲等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心灵手巧的洪湖新堤人,瞅准打草鞋市场,以其作为副业,产生了创收贴补家用的动机,促成了草鞋产销市场的发展。

说起打草鞋来,并不需要专门场地,也不要配备专用设备和器具,有个横木上栽着四五颗小木桩的木架子,随意放在廊檐下、门湾、天井、柴房等地,就可以开始编织了。

在那个打草鞋大军中,我年迈古稀的祖母,也是其中一员。

那时候我还是五六岁的稚童,天天都会端上一个奁脚小木板凳,坐在一旁看着祖母打草鞋。

只见她用四五根麻绳做草鞋的径筋,一头扣在丁字木架上的小木桩上,另一头拴在相应的另一头,拣起几根稻草,边在手掌间搓捻成草绳,边在绳间跳径编织。待编到一定位置,还要牵上纬向麻绳,预留挂鞋带用的耳子。当底板和鞋帮成形后,穿上鞋带,草鞋就完成了。

祖母打草鞋很用心,搓捻稻草动作麻利,又快又紧。每编一条纬线,总不忘用手指使劲扒紧。有时还用一根竹尺穿在径线之间,把一层草绳敲打密实,可以看出她对草鞋的质量很注重。

通常,新堤居民个体打出的草鞋,都会交给有关店铺去寄卖,或者由老大爹老大婆背在肩上沿街兜售。也有的在新堤竹码头这些江边渡口,批发给对江的湖南商贩。只有我祖母打出来的草鞋,多数是买家登门来求购。我大为不解,经询问祖母才知道,原来,多数人打草鞋的绳子是右手搓捻出来的,绳股是S捻向,这样成形的草鞋中,常常有一只容易在使用中受脚掌磨擦,草绳产生解捻或不堪加力作用,或散或断,造成损坏。我祖母是左撇子,而且左右手都可搓捻草绳。因此她编出的草鞋使用的分别用左手搓捻出的Z捻形草绳,和右手搓出的S捻形草绳进行编织,提高了草鞋使用寿命,因而产不愁销。

其实,当时我们家并不缺她打草鞋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后来我才明白,她只是为了发挥余热给子孙们做点什么。她常常一天劳作七八个小时,坚守着一生未改的勤劳信念。

那时候,我常见忙碌生意的父亲,也会抽空帮祖母打草鞋,同时和祖母唠唠家常。直到成年后,我才领悟到这母慈子孝之中,相护守望与情感陪伴里的真正含意。如果说祖母打草鞋,是勤劳俭朴家风的诠释与教化,那父亲帮忙打草鞋,则是对祖母亲劳动的体恤和拳拳孝心的践行。

对于我来说,在陪伴祖母打草鞋的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莫过于收获了她对子孙的慈爱之情。她打草鞋收入,几乎都馈赠给了孙子重孙。

每当她用长满老茧的手,从包皮布中择出那皱皱巴巴的毛角纸钞,为孙子、重孙增加一件过年的新衣,或者支付一笔医药费时,她慈善的笑容之间,总会把劳动付出的满足感,寄语在了额头与眼角的皱纹之中。这种印象,也同时作为家风,悄悄叩开我幼小的心扉。

有时候,听到穿街而过的小贩吆喝声,她会毫不吝啬地花上几分角把钱,买上一些烤得金黄的面麻雀,或者油炸米粑子等零食给我解馋。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算得上不小的开支,也许得让她打草鞋忙碌大半天。

老人家从不拒绝我童心童趣的提问,还间隙中教我唱童谣,“三岁的伢,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这种穿越了一个多花甲的老少和鸣声,时常挣脱时光的尘封,在我耳边回响。打草鞋的祖母,留给了我不少儿童时的快乐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堤的街头巷尾,河畔江岸,都可以看到穿着草鞋、行色匆匆的贫民身影。当时,挑水的,担柴的,赶路寻亲的,抬轿拉纤的,都不分晴雨的爱穿草鞋。

人们爱戴草鞋,是因为它利水、透气、轻便、柔软、防滑、廉价的亲民优点,使人在夏天长途行进中,能享受到穿着其它鞋子没有的凉快、贴脚、轻盈和惬意。

在华夏文明发展里程中,草鞋裹挟几千年历史尘埃,串联起洪湖新堤五百年的乡风乡情,用它坚韧负重、砥砺前行的步伐,伴随一代又一代的新堤人,留下了数不清的万家灯火故事。

我身边的好人——『舅妈』

□ 李良锷

2019年12月31日,洪湖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下简称为民协)成立。我和吴盛贵、陈久蕙二位老师被聘为民协顾问,从这天起便认识了“舅妈”。当时,所有民协人都称她为“舅妈”,我心存疑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她是民协主席郭志红的舅妈。但我更不理解了,这么多人都叫她“舅妈”,为什么?

元旦过后,忽听民协有个慈善活动。我连忙赶到汲泉楼(那时民协设在汲泉楼)想随往,却被告知,“舅妈带着一班人去新堤福利院、桑柳福利院送米和油,已走多时了。”我问,“这是不是市慈善总会组织的活动?”答,“不是,是舅妈她们自己掏钱买的米和油。十二年了,每年都是这样。”我暗想,这个舅妈肯定是一个大款,不然怎么会自己掏钱买十几包大米、小米和油送给福利院,且年年如此呢?

过了几天,我去民协有事,顺便向郭志红主席打听,“你舅妈是不是大企业家?”郭主席说,“她是一个下岗工人,每月才2000多元收入,一没背景,二没财富,她做慈善公益,就是靠自己省吃俭用,心甘情愿地为比自己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人做一点善事,而且她从来没想过要任何名誉和回报。”

我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亲切地称呼她“舅妈”。我想这是因为她的善良和慈母般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众人,使人敬佩,人们才发自内心的叫她“舅妈”啊!

“舅妈1967年出生在曹市镇谢仁口一个农民家庭,原先曾在府场棉花采购站工作。1987年和我舅在北京空军后勤部举行婚礼。1988年随军,在部队,受到军旅生活的影响,军嫂们都积极学雷锋,做好事。后来舅舅转业回洪湖,安排在市粮食局工作。不久,舅妈的单位破产,下了岗。她只好到处打工,做小生意以维持生计。舅妈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曾说过,因为自己苦过、失去过,所以很珍惜每一天,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郭主席说。

有一次,我有机会单独和舅妈交谈。她告诉我十三年前的一件往事。“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震级里氏八级的特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大灾难造成了大批孤儿,他们急需人照顾、宽慰、抚养。我当时在武汉打工,有幸结识到军人出生又乐于慈善事业的王姐。王姐和我商量,要我同她一起去汶川,帮助那些幸存的孤儿们。我同意并和她自费乘火车去了汶川。通过当地民政部门的安排,我俩带回了20名小青年。我们想办法将他们介绍到武汉繁盛制衣厂做工。我担心他们会思念亲人、生活不习惯,便在休息日把他们接到家里来。煨汤、买肉、称鱼,改善生活,热情地招待他们。这些孩子们知道感恩,叫我们妈妈。我说,你们叫她(王姐)妈妈吧。我年纪不大,不能叫妈。孩子们就齐声叫我舅妈。天冷了,我们筹钱帮他们买棉被、添置棉衣,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宽慰、关怀、照顾。整整三年,直到送他们返回汶川。现在,他们都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每到节日,他们都会打来电话问候。”

看来在十三年前,“舅妈”的称谓就被那20名孩子叫上了。

舅妈家住洪湖粮食车队生活小区。每天,有个老大妈都会挑着菜篮到小区来叫卖。舅妈看到这位老大妈生活很不容易,这么大年纪还在外劳苦奔波,非常同情、怜悯这位老人,因此,每天只买她的菜,照顾她的生意。日子久了,便知道她家的一些情况。老大妈姓曾,家住铜仁街,两个儿子都在国外打工。曾大妈勤劳一生,闲不住,种菜卖菜,一个人忙忙碌碌的。后来,发现曾大妈很久没来小区卖菜了。舅妈惦记着,于是辗转寻找,终于找到曾大妈的家。原来曾大妈不幸中风,瘫痪在床。从这以后,舅妈便经常去看望老人,帮她洗头、剪指甲、洗澡、洗衣、打扫卫生。有时,还做好菜好饭老人吃,就像照顾自己的亲娘一样,一直坚持到现在。

洪湖市就业局主办茶道培训班,免费培训困难户学技术,帮扶他们早日脱贫致富。郑道湖有一位年轻妇女叫刘英,她乘车到新堤报名学茶道。但是她来学艺,自己的小孩放在家无人带,只好带到培训班来。舅妈见状,立即接过孩子,让刘英安心学习。为一个和自己无亲无故的女子,放弃自已的学习机会,帮她带孩子,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啊!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舅妈认为,爱心帮扶、传递的是爱心,营造的是希望。这就是她乐于公益和慈善事业的本心。

2021年盛夏的一天,洪湖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购物公园大厅举行公益演出。郭志红主席打电话给舅妈,请她上午一定回洪湖帮忙。舅妈接到电话,立即放下手里的事(现在她在鄂交投第五局帮忙管财务,算是打零工吧。)就立即往洪湖赶。来到新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郭主席让她开车接我们三位顾问去现场。刚到购物公园,又叫她去汲泉楼把琴桌、琴凳搬到购物公园。马不停蹄地把琴桌、琴凳运到现场,她又开始组装。一切就绪后,已是下午二点,马上要开演了。她立马换上旗袍上场表演。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钟演出结束,她还没吃午饭。我想,她既不是民协领导,也不是顾问,为了民协的事,她舍小我为大我,古道热肠,感人至深。

行善路上不孤单。舅妈身边聚集着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她的一个好友在国外过得风生水起,赚了不少钱。因她们的老家都是谢仁口,舅妈就动员她为家乡建设投资。好友二话不说汇来50万元,在家乡修了一条水泥路。她的一个同学在深圳经商,也热心公益。舅妈告诉她来洪湖一趟,参加为孤寡老人送温暖活动。这位热心的同学,放下电话就乘高铁回到洪湖,参加完活动又赶回深圳去上班。她还有一个同学在部队当营长,探亲回家,刚落屋就联系上舅妈,主动参加公益活动。她的亲属更是踊跃投身公益,为困难的人排忧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舅妈的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丈夫在外打拼,每天回家,舅妈总是一盆热水放在丈夫脚边,帮他脱掉鞋袜,泡在热水里,她一边洗,一边按摩,丈夫一身疲劳顿消。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在母亲的言传身教、薰陶下,积极上进。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凭她自己的努力,很快晋升为副总经理。每到基层检查工作,她首先下厨房,检查员工的伙食。舅妈对待婆母,胜过亲生母亲。在婆母患有便秘时,她竟用手指将结块粪便抠出,为的是减轻婆母的痛苦。在家,她是贤妻良母;在外,她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舅妈”不断在传递善良、传递爱心,从来没有放弃过善待身边的人,却从来没有要过任何名誉和回报。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我们身边的好人吗?

我要在此呼吁:“让我们为好人祝福,为舅妈点赞!”

“舅妈”,名叫聂广琼。